

国家，一般人年平均收入是 6000美元，但是它现在的十几岁的孩子却比任何时期都肥胖，即使是贫穷的阶层也一样。个人的财富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家庭的孩子会比其他孩子胖，最关键的原因根本不是收入有多少，而是与美国边境的距离有多远。一个墨西哥家庭住处离它的北方邻居越近，其孩子就愈胖。

这种地理位置造成的影响打消了那种认为防止肥胖与阻止饥饿问题主要是个人的选择的观念。这也让我们想起了 19世纪末的一位墨西哥总统的感叹：可怜的墨西哥啊，距离上帝那么遥远，而靠美国这么近！

现在食物送达我们手中的方式的最荒谬的一点，就是吃不起东西的人也会变得肥胖。比方巴西圣保罗的棚户区中在营养不良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在他们成年后，会有更大的可能变成一个胖子。他们的身体因为孩童时期的贫困已经受损，新陈代谢和吸收食物都有问题。结果就是，在很困难状态之下找到的食物，使得他们成为储存低品质的肥脂的危险群体。

放眼地球，穷人吃不起好的东西。就是世界最富有的美国也是这种情形。未来美国的儿童会付出代价的。最近有一个研究团体建议：如果消费的模式不改变，今日美国的孩子会减少五年的生命。因为他们一生中会遭遇许多与饮食有关的疾病。

作为消费者，有一种想法一直鼓舞着大家，就是认为依据个人选择的经济体系能使我们免于饥饿和肥胖的集体病症。而事实上就是这种“选择的自由”滋长了这些病症。我们有些人有幸在走向超市后，可以面对着 50种掺了糖的早餐谷物食品，6种尝起来都像粉笔的牛奶，满架的充满化学物质而使得我们戒不掉的面包，还有许多其他的以糖为主的一排排的食品，我们在这些可选择的東西中感到困惑。

英国的孩子就可以在 28种不同牌子的早餐谷物中选择。其中有 27种的糖分都超标，有 9种谷物含有 40%的糖分。所以一点都不奇怪，英国 8.5%的六岁儿童和超过 10%的十五岁少年都超重。而且程度越来越严重。早餐谷物的

例子显现了一种体系的更广泛的特征：就是食品制造公司会想尽办法把加工过的食品卖给我们，它首先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营养。很巧的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种早餐谷物的减价可能性大大地超过了苹果。

(美国 <http://www.altemet.org> 网站 5月 15日拉杰·帕体尔文，罗其云译)

## 美国政治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何新之有？

5月 1日在全世界都被当作五一节即国际劳动节庆祝。惟一的例外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一节是为了纪念美国的一个事件而建立的，即芝加哥哥林市骚乱 (Haymarket Riot)。1886年 5月 1日，美国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争取 8小时工作制。在芝加哥，有 8万工人游行到密西根大道。在示威第 4天，即在林市广场 (Haymarket Square) 举行的集会结束之时，发生了暴乱。其起源直到今天仍争执不休，但有警察被杀。随后，罢工领导人遭到逮捕，其中 4人被以所谓谋杀罪处死。虽然他们是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但他们临死前唱的不是《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而是体现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尽管如此，美国的政客总是试图降低阶级冲突作为美国政治中一个标志性问题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原因。

2008年，美国的总统选举竞争激烈。民主党初选在一个妇女和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之间展开。共和党候选人是一个男性白人。起初，大家都不承认种族或性别是个问题。但当竞争变得持久并更加激烈的时候，种族和性别问题双双凸显出来。但大家仍拒不承认阶级是个问题。

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交叉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老故事。它一直处在美国政治历史的中心。1848年，即整个世界出现巨大政治动荡那

年，法国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而几乎整个欧洲都出现了民族起义，历史学家后来称之为“民族的春天”。在美国，最重要的事件是塞尼卡瀑布城大会（Seneca falls Convention），它通常被当作是美国女权主义的奠基时刻。其著名的 1848 年 7 月 19—20 日的《情感宣言》仿效《独立宣言》开篇：“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所有男女生而平等。”在列出的冤情中包括妇女被剥夺了“公民的首要权利，即选举权”，而选举权已被赋予（这项控诉预示了未来的冲突）“无知堕落的男人——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

那个时期最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参加了塞尼卡瀑布城大会，表达了当时仍大多为奴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对妇女权利的支持。后来，在 1872 年，道格拉斯成为以维多利亚·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为首的平权党（Equal Rights Party）副总统候选人。无论对妇女还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第一次竞选这些职位。

但后来，在国内战争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把排除美国非洲裔男性公民投票视为违宪，妇女运动大失所望，因为她们没有被包括进去。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之一温德尔·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1865 年 5 月曾发表著名讲话，告诉她们说，妇女不应当在此刻提出选举权要求，因为“这是黑人的时刻”。许多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人士并不甘于沉寂。作为回应，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Stanton）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支持乔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 Francis Train）竞选总统，他是有名的种族主义者，但他提倡妇女获得选举权。结果导致女权运动大分裂。

19 世纪下半叶，妇女运动在所有社会、劳工问题上都变得更加保守，在所有民族、种族问题上也是如此。在这种趋向保守的转化中，许多女权主义者放弃了自然权利之说。她们开始认为妇女应被赋予选举权以便“平衡那些出

生于外国的人所带来的冲击”。1903 年，主流妇女运动出面提出对投票权设置一项“教育程度的要求”（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是著名而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这种紧张状态的高峰时，某些争取选举权的人士甚至诉诸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例如，他们发布了一张宣传画，一个粗野的黑人门房坐在一位优雅的白人贵妇旁边，图画说明是：“连他都能投票，为什么我不能？”

在不平等（种族与性别）受害人之间的所有这些冲突中，几乎完全没有谈到阶级，尽管当时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中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正如他们今天依然如此一样。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公然的保守派共和党候选人，他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投票支持上层阶级的利益并反对所有有利于工人阶级（在美国被叫做“中产阶级”）利益的立法，能够指望吸引某些工人阶级选民，因为他们还不能接受一个妇女或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当美国总统。

有任何新鲜之处吗？是的，有。民主党两个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是妇女，另一个是非洲裔美国人，这种想法本身就在 10 年前也是难以想像的。他们当中任何一人当选仍有可能最终变得不可想像。但这取决于民主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围绕阶级问题组织自己的竞选活动，这个问题被巧妙地称为“经济”问题。假如这样做，它有可能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假如不这样做，竞选将势均力敌。▲

（美国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网站 2008 年 5 月 1 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文，路爱国译）